

蔓蔓青萝

桩桩 著 MANMAN QINGLUO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。



蔓蔓青萝

MANMAN QINGLUO

〔下〕

桩桩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十六章

诱惑不成

太子东宫大殿内，刘鉴与众谋士正在分析安清王府里的一幕。

刘鉴眉梢眼底带着一抹喜色：“我瞧四皇弟必是走火入魔了，他对青萝倒真的有情！”

一人劝道：“这个节骨眼儿，臣总觉得很是不妥。以四皇子的为人，万不至于王上才驾崩，他就公然去抢平南王的未婚妻，这，不对啊！”

“但是孤王亲眼所见，刘绯那番神色，不似作假！”

另一人也道：“殿下，臣以为，就算他二人都爱上李相千金，但边城八万人马也有调动的迹象表明，这四皇子是想争王位的。”

“刘珏与他有夺妻之恨，今日又当众受辱，安清王肯定不会站在刘绯那一边！”刘鉴宁愿相信子离与刘珏反目，那样的话，胜券就已经在握。

王燕回缓步走进殿中，想起子离见了阿萝时情不自禁的样子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殿下，你觉得四皇弟会不会来争这个王位？”

“我早瞧出他会与我一争了！这次回来，他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判若两人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，这当口，他怎会与安清王父子为敌？”王燕回答道。

太子想了会儿，有些迷惑：“但今日王府中，那两人真的不是在演戏！”

王燕回慢慢从榻上起来，看看外面枝头上爆出的新芽，飘扬的素白灵幡也挡不住春的来袭，属于春天的绿色终会在冷清的白色天地里找到自己开枝散叶

日趋繁茂的空间。子离便是那抹春色，终于开始以强势的姿态来争取他的空间和地位了。她轻轻笑了：“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四皇弟胸有成竹，待你的态度开始转变，也不畏安清王父子的势力；二是他们已经联手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对我们都无好处。前者不知其深浅，防不胜防，后者两强联手，手有重兵，都棘手得很。而且，风城早已在平南王控制之中。”

大殿里众谋士听了王燕回的话，交头接耳，一片议论声。一位谋士说道：“臣以为如太子妃所言，如果是第一种可能，四皇子手中必有我们不可知的筹码；而若是第二种可能，安清王父子与之联手的话，则是硬碰硬的仗。”

刘鉴眉头紧锁：“各位卿家有何应对之策呢？”

下面又响起了各种声音。

“臣以为若往好处想，能得安清王支持，则稳操胜券！”

“是啊，若得安清王父子支持，四皇子必无胜算。”

“殿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若真是他们已经联手，风城局势危矣！”

“臣以为殿下乃治国奇才，安清王与殿下素不交恶，未必真的倒向四皇子！”

“……”

刘鉴听出来了，大多数谋士都希望能争取到安清王父子支持。他定定神道：“我今日见了那一幕，虽说有怀疑，但仍觉得不像演戏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轻易放弃掉安清王父子的支持！”

“殿下英明！能得安清王父子支持，这场王位之争胜算就大了。只是臣以为，总不能尽信。”一谋士道。

太子皱眉道：“要信，要借其之力，却不能全信，这可怎生处置为好？”

王燕回轻轻笑出声来：“殿下莫愁，父亲已定好计划，将宫中侍卫尽数换下。平南王控制得了风城，却控制不了王宫，有个万一，王宫就是我们最后的防线。这事我已交由成侍郎亲自布置。王宫久攻不下，宁国必将大乱。这样一来，布置在各地的兵马也会一分为二，支持你的与支持四皇弟的，到时鹿死谁手，就各凭本事了。”

她眼中那份迷茫犹豫之色慢慢被坚韧狠绝替代：“三月十五，如果四皇子与平南王真的一战，就是我们一网打尽他们的机会，如果他们两家联手，那就多半是设了个局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要他们出不了黄水峡谷。”

太子沉思一会儿：“你别忘了，平南王的十五万南路大军还候在南门外，我

们抢先动手，就给了他们发兵的借口，离登基大典只有三日之期，这个时候灭了四皇弟与平南王，朝中众臣谁会心服？”

“殿下忘了，要出兵，自然是调用我隐藏在黑山森林的两万北路军。军中并无此军建制，查无实处，战败战胜都与东宫和王家无关。”王燕回脸上露出傲慢的神情，“况且，能与四皇弟、平南王一战，也是燕回之幸事！”

众谋士心悦诚服：“太子妃所言极是。”

刘鉴舒了口气：“如此便照计行事，退了吧！”

“臣等告退！”谋士们施礼离去。

青蕾走到殿门处，宫侍入内报与太子及王燕回。王燕回对太子笑道：“李良娣对殿下情深义重，殿下可不要负了她。”她折身回到榻上靠着，笑嘻嘻地等着青蕾。

太子目光闪动，意有所指：“其实能得燕回、青蕾真心，鉴心满意足。”

王燕回一笑，眼睛已看向殿门口：“良娣来了。”

青蕾娉婷进来，行礼站在一边：“不知姐姐唤青蕾前来何事？”

“蕾儿有所不知……”太子细细把今日在王府所见一一说给她听，叹了口气道，“我正和燕回商量，怎么才能化解。”

青蕾听得连声惊叹：“阿萝怎么惹下这么大的麻烦！父亲怎生说的？”

“李相连呼头痛，安清王府又不肯放青萝回家，唉！”

“殿下的意思是……”青蕾乖巧地问道。

王燕回懒懒答道：“我看啊，最好把青萝接进宫来，等登基大典一过，殿下亲赐绣楼，抛绣球招亲算了。”

青蕾扑哧一笑：“姐姐真是有趣，没准儿啊，两位王爷打起来会把绣楼都拆了。”

“可不是么？今日若不是殿下在，那两位差点就要把安清王府拆了。我看青萝妹妹十分不想留在王府，又拗不过平南王的强势，而且回家又得听李相啰唆，倒真不如进宫逗逗芯儿玩更开心。”王燕回脸上带着笑容，眼睛却盯着青蕾，冷得似冰。她一定要把李青萝控制在手中。

青蕾一哆嗦，勉强笑了：“姐姐与殿下这般为阿萝考虑，是她的福气。芯儿自见过阿萝一面后，成天问我她的天仙姨娘几时再来看她。我想阿萝也会想念芯儿的。”

王燕回笑得让人如沐春风：“妹妹可要想周全，那个平南王整个就是个醋坛

子，别惹火了他。对了，三月十五他还要和四皇弟决斗呢。为红颜而战，这可真是了不得！”

青蕾笑了：“有两位王爷这样待她，她也不枉了。”眼神不禁偷偷瞧向太子，见他尚在沉思中，心里一叹，笑容不改，“青蕾先行告退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芯儿去。”

青蕾行礼退下，太子坐在殿中，眼睛看向王燕回。王燕回闲闲地道：“燕回倦了，殿下去瞧瞧芯儿吧。”

刘鉴握了一握她的手，俊脸上闪过一丝厌恶，笑道：“爱妃早些歇息。”

王燕回笑了笑。他终不是她的良人，这次就算再帮他最后一次吧，若是扶不起来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凤城西三巷成府中，青菲正缝着一件婴儿衣服。成思悦推门进来，青菲抬头，温柔地瞧了他一眼，又低头缝制：“相公今天回来得好早，还有几针，等我！”

成思悦走过去坐在她面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她。青菲快做母亲了，还是这般娇美。他轻轻伸手过去，抚上她微微隆起的腹部，再有五个月，他就要做父亲了：“今日感觉可还好？”

青菲脸上飞过一丝红晕，黑眸流转，娇憨地笑道：“嗯，挺好的。”说完低头咬断针线，把小衣裳一展，“好看么？”

“好，菲儿做的，怎么都好。以后儿子穿上不知多俊！”

青菲嘴一嘟：“就是你总是忙，常常好几日不归家。以后还这样，宝宝都不识得爹了。”

成思悦柔声道：“我答应你，等忙过登基大典，一定好好陪着你们母子俩。”

青菲满足地倚在他怀里，家里的事她已有耳闻。大姐青蕾自小与她更亲，她明白青蕾的苦处，而与小妹青萝虽不亲近，青菲对她却也没有什么恶意。太子夜宴，因为大姐，也因为成思悦，她做了伪证，心里时时不安，好在阿萝没出什么事，倒也过去了。

大姐在宫中看似得宠，实则万般无奈，小妹青萝被两位王爷争来争去，至今未有定数。只有自己，自嫁入成府，足不出户，与成思悦吟诗作对，过得却甚是幸福。

“菲儿，你可知道，我从小就是孤儿，能有今天，能有个家，心里感慨自不

同常人。你是相府的千金，跟着我，苦了你了。”成思悦叹道。

“相公胡说什么，不论相公做什么，菲儿都会支持。你对我这般好，现在我又有了宝宝，从前在相府倒不如现在这般自在。菲儿很知足。”

成思悦笑了：“我知道，只要是为我好，叫你提刀杀人，你都会的。”

青菲一惊，伸手去捂他的嘴：“说什么呢，别吓着孩子。”

成思悦扶起她：“我扶你走走，多走路有好处。”

小小的庭院内几枝迎春开得艳丽，成思悦轻轻折下一朵，小心地插进她的鬓旁：“菲儿真美，快做母亲了，每次瞧见你，都觉得你一日美过一日。”

“我们家三姐妹中，大姐才是最美的。”青菲笑道。

“我看你家要论相貌，应该是青萝最美。”成思悦道。

“哦？我倒是三年多没见到阿萝了，她现在比大姐还漂亮？”青菲惊问道。

成思悦笑了：“的确如此。不过，我独爱我的菲儿。”他顿了顿，眼睛深深地望着青菲，扑哧笑了，“因为我的菲儿为了我，连道德良心都可以不要呢。”

青菲知道他在说太子夜宴一事，不觉又恼又悔：“你还拿那事笑我！”

成思悦轻轻地抱她入怀：“当时我便知事有蹊跷，但是菲儿，能为我泯灭了良心说假话，虽然别人非议你，我眼中你却是难得的一心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打定主意真的要娶你了。”

青菲不禁面上一红，啐道：“哪有这种喜欢人的道理！”

“我与别人不同。菲儿，你是我妻子，只待我一心一意，这已经足够了。”成思悦认真说道，迟疑了下接着道，“菲儿，这些日子局势紧张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不会出门半步。不论是谁，哪怕是你娘亲亲自来接你，你也不可离府！”

他脸色凝重地看着青菲，认真无比。青菲笑笑：“我明白，相公你要做什么尽管去，我知道现在离登基大典越近，局势越紧张。”

成思悦眼中精光闪动：“千万不要入宫，不论你大姐如何求你，都不要去。宫里危险得很，不要进这趟浑水，更不要因为我而做任何事。只要你们母子平安，我就无后顾之忧。”

青菲点点头，突道：“相公，有这般紧急么？你平时再忙，几日不回家，也不曾见你这样严肃过。”

“人总是有弱点的，现在我的弱点就是你们母子。”成思悦低低说道，“我已安排人手暗中保护你，万一有什么变故，就会接了你走。记住，除非来人亮出与你身上相同的玉佩，否则不要相信他。就算是你爹来接，你也不要理睬。”

青菲忍不住跟着紧张起来：“你会有危险么，相公？我好怕！”

成思悦沉声道：“我的菲儿是爽朗的女子，就算我有个万一，你为了孩子也要坚强活下去，听明白了么？”

青菲眼睛一红，成思悦轻叹一声：“不会的，这世上能要你相公命的人没几个呢。”他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，看得青菲一呆，巨大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

按照王太尉的部署，成思悦开始着手调换安插人手入宫。与之对应的是，一帮忠于四皇子的大臣也往禁军里布置耳目。

三月初十，顾相打着看望女儿的旗号大摇大摆进了璃亲王府。风城里的情报汇总、边城兵马调动等事让子离忙得不可开交，顾相来时，他正在看黄水峡谷的地形图。

“岳父大人！”子离深鞠一躬，淡定地扶顾相坐下，“安清王府一事气坏岳父了。”

“唉，男人三妻四妾也是正常，更何况你以后”顾相叹了口气，不想再提那件事，说起来是自己气昏了头，都忘记了子离的身份了。

子离正言道：“岳父误会了，那是子离与王叔定下的计谋，不管太子相信与否，都算是迷惑他的伎俩。以后不管怎样，天琳始终是我的结发妻子。我会好好待她的。”

“那个老狐狸，连我也瞒！”嘴里骂着，顾相脸上却乐开了花，长舒一口气，“有安清王相助，这事就好办多了。这份名册上是宫中我们的人，你收好。”

子离郑重接过：“我与平南王正苦思如何在黄水峡谷一战，岳父可有高见？”

“怎么？是打给东宫看吗？”

子离沉思良久道：“王叔身经百战，他的意思是，这是计中计，我们设局，却也要防着东宫将计就计。只是传闻一直说王燕回谋略过人，行军布阵样样精通，王太尉曾言道，有此一女，可抵十万精兵，不知她的手法如何。”

“天翔长期待在南军，南军陆军统领与他闲聊兵法时曾说，燕回小姐不管怎么布阵，总爱留支奇兵出其不意，且凡事喜留后招，往往这一后招才是最后的精兵。”顾相想了想答道。

“岳父所言与王叔及平南王的猜测相同，这是黄水峡谷，北面是玉象山余脉，草原藏兵不易，要想伏兵于峡谷之上也甚难，因为其上肯定有我们的人马守候，所以他们只有从山这边杀往峡谷。但这种办法很笨，因为高处是我们的

人，居高临下，对方来人必败无疑。我们守住峡谷入口也容易，难的是如何引敌入谷。”

窗户外一声轻笑：“暗夜求见。”

子离有些恼火，每次这个暗夜都来无影去无踪，他沉声道：“请进！”

暗夜自窗外飞身进来，对顾相一抱拳，并不开口，直接从怀中取出一物放在书案上，低声道：“主子交代的布阵图。”再对子离抱拳施礼，跃窗而出。

顾相惊道：“安清王府乌衣骑？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子离身边还有这等人物？”

子离笑笑：“王叔甚是信任于他，我对他也是惺惺相惜。”说着打开布阵图，吸了口气，喜道，“真是妙计，王叔好本事！不由子离不佩服。”

顾相侧身看着，抚着花白的胡须呵呵笑道：“若是此计能成，此一役后，东宫便再无能力与你相争了。老狐狸就是老狐狸。”

子离烧掉布阵图，转身又是一礼：“如此，三月十五日，王宫之内就要全靠岳父与一班大臣了。岳父不必担心天琳，我已留了五百铁卫在王府之中，其他人马都交给了王叔，他会亲自坐镇风城，控制城内局势。”

顾相走后，子离推开窗户，夜风送来隐隐的琴声，哀怨中带着温柔。回风城后，他只见过天琳两次，这些天也总是独宿在书房，她……子离轻叹一声，默默关上窗，琴声被隔绝在窗外，渐弱至不闻。

他拿出自边城带回的酒，慢慢地饮下，摒弃了一切杂念。他告诉自己，当下要紧之事不在于儿女情长，然而阿萝的脸不受控制地浮现在眼前，眸子流光溢彩，婉转生动。他猛地仰头喝下整瓶酒，脑袋终于有些迷糊。他露出淡淡的笑容，这样就可以入睡了。

春天加快了脚步，七天祭典一过，宁王玉棺被送上山顶下葬，王宫撤下了白幡，玉象山露了绒毛似的青绿，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随着新王登基日子的临近，王宫加强了戒备。偌大的宫中因为宁王新崩少了丝竹之声，一入夜，就寂静得让人害怕。

玉凤宫内，王皇后、太子、王燕回及王太尉齐聚一堂。明天就是三月十五，大战前压抑的气氛让太子感到烦躁，又隐隐有种兴奋。他沉声问道：“母后，为何父皇一去四皇弟就似变了个人一样？没了父皇撑腰，他竟敢这般大胆？”

王皇后想了许久道：“其实母后一直想除掉刘绯，谁知道他看似一个人，却有侍卫随时隐藏在他左右，这么多年，居然一次都不能得手。我们一直也没见

到你父皇的遗诏，会不会是已暗中拟旨要传位于他呢？”

“妹妹的担心未必没有道理，太子可记得当初选立太子妃时，王上一心要帮顾相之女赐婚给璃亲王？顾相两朝元老，门生无数，其子顾天翔长年在军中，威望甚高，子离若得顾相支持，必然如虎添翼。我看王上当时就有意培植四殿下势力了。”王太尉接口道。

太子转向王燕回：“当初若不是听从你的提议，刘绯手中哪来的兵权？把他控制在风城的话，杀他就如捏死只蚂蚁！”语气中已隐隐带有谴责之意。

王燕回心里一紧，却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若不把安清王的右翼军军权夺了，他父子一起兵，你和四皇弟谁也没机会。现如今安清王父子至少表面是帮我东宫，就算与四皇弟联手，他们与我们也是旗鼓相当！要知道右翼军虽名义上归璃亲王统领，璃亲王使起来哪有安清王顺手？因而战斗力多少也会减弱几分。平南王手下的南路军也是一样，我王家的力量就算被他除了个七七八八，总也有两三分在手里。”

她闲闲地扫了众人一眼，看向父亲王太尉。王太尉呵呵一笑，神情诡异：“我安插在南军的部众传来消息，南军大军留守南门外，另三万已分守风城各城门，不能轻动，因此只有一万军士往西调动。边城传来消息，璃亲王只带有两万右翼军，这两万人在黄水峡谷扎营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两个可能，一是两人打算真的火拼一场，二是两人联手设局想吃掉我们部分兵马。要是前者，等他二人打得差不多时，我方便一举擒杀璃亲王！要是后者，他们总也要装样子打一下吧，我方一样趁乱攻入。他们加起来不过三万兵马，到时，殿下声称担忧两位弟弟有所损伤，带我东路军五万人马前往，而北路两万精兵则隐藏其后，伺机攻其不备。”王燕回胸有成竹。

太子眼中透出惊喜，不由自主握住王燕回的手：“有爱妃筹谋，当真有备无患。”又担心道，“可是如此一来，我一走，岂不是会令王宫空虚？”

王太尉笑道：“太子放心，宫中禁军十之八九已在我掌控之中，成侍郎早已遵我嘱咐将一切布置妥当。他们不动，不代表我不动，只要看西方消息传来，我东路军便由东门内应接应太子您进入风城。那守城军不过三万人，就算再加六万南军，又怎敌得过我十五万大军？况且，还有燕回坐镇宫中。”

“难道剩下的六万南军就没有动静？”王皇后问道。

王燕回一笑：“母后有所不知，六万南军现在没法动，他还顾虑我驻守在东郊的十五万东路军呢。单从兵力上说，他们也不如东路军。但我们也不能肯定

璃亲王已与安清王父子联手，所以只能防，不能打。我们知道他二人要在黄水峡谷一战，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，何时去，这个先机，我们占定了。”王燕回在心里又补充了一句，其实不去才是太子最好的做法，眼见南军和右翼军加起来也没有东军势强，等他们真的攻下了风城，慢慢再战才不失为好计。只是她有些叹息，谁叫她做出了决定呢？

太子想了想，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转念又道：“不管他二人是否真的为了一个李青萝打起来，她对整个局势都甚是重要，我们想尽办法也要把她在三月十五日弄进宫来。”

王燕回笑道：“这就要看殿下舍不舍得了！”

太子疑惑地看着她。她道：“我看啊，李青萝和她大姐及右相一家未必有多亲，但我瞧她对芯儿却是真心喜爱。”

“不行！芯儿还小，不能让她涉险！”太子斩钉截铁地回绝。

王燕回笑容不改：“我就知道殿下舍不得，所以，我只不过把她的那个婢女弄进宫来了。她那个侍卫武功倒是高强，伤了我十来个好手，也罢，让他回去送送信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不是打草惊蛇了么？”

“我看他二人互有情意，我只是告诉他，这件事只能让李青萝知道，多一人知道，就等着收尸好了。”

王燕回说这话的时候，刘英正浑身血污，跪倒在刘珏面前，详详细细叙述事情经过。刘珏皱着眉，问道：“那你为何不单独说与阿萝听？”

刘英笑笑：“主上吩咐过，一定要保护好小姐，说给她听，她不冲进宫里去才怪。刘英已效忠于她，岂能让她知道而害了她？”

刘珏眼中充满暖意：“你放心，本王定还你个全须全尾的小玉来。”

“谢主上，刘英不能在小姐面前露面，这就找地方养伤去。”

“伤无大碍的话，你先去鸽组待着。暗夜另有要事在身，这期间，鸽组由你负责。”刘珏说着，扔过一瓶伤药给刘英。

刘珏闭着眼慢慢地思考。东宫并不是很信自己和璃亲王翻脸，却又不能肯定两家是否联手。这样的情形早在父王意料之中，所有的布置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明天就是三月十五，所有的一切都将在这天结束。他心里突然有些不踏实，睁开眼走向卧房。

房里，阿萝正拨弄着琴弦，口中小声轻唱着那支在临南唱过的小曲：“飞鸟

点触江脚，玉龙横卧山腰，满乾坤处处琼瑶。想海棠点点红妆，原是思君醉了。”

刘珏站在门外，听得痴了。那时，阿萝心里就有了他呢。温柔的笑容在脸上漾开，他轻轻推开门，嘴里却调笑道：“我也醉了！”

阿萝脸一红，停住了手。今天她特意让思画好生梳了头发，淡淡的春衫被夜风吹起，似烟似雾，琉璃般的双眸闪动着刘珏不明白的情感，刘珏一时呆在那里。阿萝眨眨眼，很满意制造的效果。当时打扮完了一照镜子，她自己都看愣了呢。她低声浅笑道：“又想说谁叫我穿成这样的？不好看么？”

刘珏有些手足无措，往日的风流倜傥全没了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不是，那……好看。”

阿萝莞尔：“恋爱中的男人是笨蛋！”

刘珏尚在怔忡中，不由自主点头，马上又反应过来，凶巴巴地说：“我的意思是你只能穿给我看！”

“哦，那我以后出门都不用穿衣服了？”阿萝想，我还没弄几身露的衣服出来呢，那可不得吓死你！

“呃，你敢！这等伤风败俗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”刘珏脸涨得通红，这个丫头啥时候变这么大胆的？

“我不仅说得出口，还做得出口！”阿萝缓缓一拉衣带，外袍飘然落地，里面只有浅绿色抹胸和罗裙，露出赤裸的手臂与脖颈。

刘珏吓了一跳，上前一步拾起外袍把她围住：“你做什么！”

“你不要？万一明天你有个三长两短……我不想后悔！”阿萝平静答道。她没有古人那种从一而终的思想，却怕有个万一，就再也遇不着刘珏一般的男子。

“没有万一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，等大事定了就娶你过府，我要洞房花烛夜再要你！”刘珏正言道。

阿萝叹口气，没办法。这里的人就是这般死脑筋，不想的时候呢，恨不得把你一口吞了，等你想给的时候呢，还大义凛然地拒绝。看来她还是高估了这个身体的美丽，本以为他一见就晕菜了呢。

刘珏小心地帮她整理好衣裳，轻轻搂她入怀里：“阿萝，你答应我，待在王府等我回来。外面太乱，不要出去。对我有点信心，好不好？”

阿萝望向他，那张脸她越看越觉得帅。这一切美好得让她禁不住怀疑，以后再也没有风波吗？可以和他幸福平安地终老吗？虽然刘珏没有对她说过明日

黄水峡谷一战的准备情况，但瞧他这几天奔忙的样子，阿萝也能猜出其中的凶险。这是争夺王位的战争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总是很惨烈，想起战场上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的样子她就心惊肉跳。她也想问问情况，提点建议，又怕自己没啥军事经验，万一说错了会误了事，可是不问又着实不安：“能给我说说黄水峡谷的情况么？”

刘珏本意是不想让她担心，因为他觉得打仗是男人的事情。听她开口问，他想了想，顺便再理一次思路，接着便提笔在纸上画出了大致的地形图，给她讲解。

阿萝听到刘珏道草原草长得矮，没法隐藏设伏时，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电影，问道：“若是士兵穿上颜色与草地相近的衣服，以草做成草衣，脸上画绿色和褐色条纹，隐了旗帜，设伏于草原，怕是看不出来吧？”

刘珏一愣，继而惊喜：“你总能想出一些小点子，却派上大用场。”狠狠地亲了阿萝一口，转身就跑了出去。

第二十七章

同根而生，异心早起

太子于东郊大营点兵五万，往西边黄水峡谷而去。五万东军皆着黄甲，踏入初春的草原，远远望去，似一朵艳丽的向日葵。太子身披黄金锁子软甲，清晨柔和的阳光衬得他周身光芒万丈。他走得很是悠闲，神情闲适，仿佛不是去打仗，而是在踏春赏景，但他血液里的激情却在呼号。他眼睛扫向身后甲盔鲜明、步伐齐整的队伍，再望向草原的深处，第一次感到领兵打仗的威风，第一次觉得身为男儿就当从军，第一次向往提刀杀戮的快感。若不是王太尉与燕回再三叮嘱他一定得按计行事，他恨不得长剑一挥，五万人就这么冲上前去，那会是多么快意！

今天一大早刘珏前脚出门，他后脚就去了安清王府，一番担忧之后道：“两边加起来有三万人马，万一四皇弟和允之硬顶起来，这场架……唉……可如何是好！”

安清王满怀信心地摸了摸胡子：“太子不必太担心，我家那臭小子抢起女人来，肯定不会手软！至于四皇子嘛……”

“王叔！这可不是儿戏，不是护短的时候！他们都是我宁国的栋梁，岂能这般自相残杀？！”太子慨然说道。

安清王愣了愣，太子负着手走了两圈：“我这个做皇兄的，绝不能眼瞅着他们这样……王叔不必再劝，你当明白孤王之苦心！”

大义陈词后，太子便带着五万兵马去劝架。路经南城门时，安清王亲自下

令守军让路，他站在城头，郑重对太子道：“殿下此去，一定好生劝解一番！”

离黄水峡谷还有五里时，将士将耳朵伏于地上，片刻后回报，前方异常，似有兵马在交战。太子满意地笑了，真打起来了？他下令：“全军休息半个时辰，再随孤王前去劝架！”五万大军在草原上停止了移动。

五里外黄水峡谷是玉象山余脉延伸至草原后形成的山谷。相传当年天界与魔界大战，天神的坐骑神象伤重难支，蹒跚行至此处，倒地而亡，黄水峡谷便是它最后一枚脚印。神象在草原上踩出深而广的一个大坑，并震裂了大地，于是，峡谷两端最细之处只得两三丈宽，峡谷中心则平整似宽阔的练兵场，四周峭壁耸立，若守住两端入口，飞鸟难渡。

子离的右翼军银甲耀眼，刘珏的南路军黑甲肃穆，两军分立峡谷两端，黑白分明。两人此时都坐在马上，看谷中的四千人马对战练兵。太子在五里外扎营的消息不多时便报了过来，刘珏眼睛望向远处的玉象山，青葱油绿的森林一片寂静。他算着时间，拔剑出鞘，剑尖指向子离，朗声喝道：“所有人听好了，今日本王与四殿下下一战，谁也不得插手！”

下面的四千人马停止了打斗，各自归队，让出一块空地。黑衣软甲包裹着刘珏修长的身材，他拉下脸上护甲，缓步走到中心空地。子离白袍银甲，头盔护住额脸，只露出一双神色讥消的眼睛，睥睨着刘珏，似乎不屑于他。刘珏大喝一声，剑已出手，转眼之间，所有人就看到一黑一白两条身影纠缠在一起。两人时而近身搏斗时而飘离，端的好看！谷中闪动点点剑光，发出叮叮当当碰撞之声，足足有两炷香功夫后，猛听谷顶一声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两个人斗得正急，愣了一愣，又挺身而出，置若未闻。

太子嘴边勾起一丝冷笑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二人怎可为了一个女人置家国大业于不顾？弄个两败俱伤，岂不给了别国可乘之机！再不停战，孤王就不客气了，断不能让你们俩执迷下去！”

这话一喊出，下面双方队伍竟各自冲出两千人马，在谷中打得更为热闹，压根儿没把刘珏的话放在心上。

太子眼光追随着那黑白两道身影，果断一挥手，峡谷上冲出三千弓箭手，箭如瓢泼大雨般往谷中倾泻飞下。下面两批人马中迅速冲出盾牌手挡住箭雨，但仍有人中箭，谷中惨叫声传来。刘珏大怒，提气喝道：“众将士可瞧得分明？太子殿下哪里是来劝架，却分明要置我与四皇子于死地。刘珏！你起杀弟之心，天理不容！”说着，手中“噌”地弹出一蓬烟花，滴溜作响，在空中炸开一朵红

色的花。

太子一愣，大笑道：“再不停手受降，这黄水峡谷便是你二人毙命之处！想要逃出生天，那是做梦！”

刘珏望着他，眼中露出奇怪的神色，似摇头叹息。太子从未上过战场，真的蠢不可言，善谋略的王燕回怎么教他这般行事？

此时山谷之上不仅飞下箭雨，还滚落大石。刘珏动也没动，箭飞到他所站之处，势头已弱，身边乌衣骑轻轻为他拨开。太子瞪着下面的黑白军队，心想，自己只有五万人马，只能守住谷中两端，困住他们，却没法尽歼。这时，身后传来喊杀声，他一愣，回头看到远处射来飞蝗似的箭雨，瞬间后卫便倒下一片。

太子望望前面的深谷，大喊道：“后应变先锋，冲！”五万东军往后杀去，似金色的潮水涌向海滩，不多时又被黑沉沉的箭雨逼回。

太子目光凝处，一杆白色大旗迎风飘扬，从后面攻击太子军队的正是子离的右翼军。太子心里终于落下块石头，这二人果然已经联手，现在由不得他不心狠，他沉声道：“结阵！”

守着谷口，东军倚仗地形优势，迅速结起方阵。不多时，前方草原涌出了点点银白，片刻就聚集成片，似白云朵朵，团团围住了黄色的向日葵。子离打马而出：“皇兄，我果然没有猜错！你哪里是来劝架的，分明是来杀我！”

刘鉴狐疑地望向谷中，这才明白方才与刘珏缠斗的白影并非子离。太子朗声道：“我乃宁国太子，王位继承者，但你覬觐王位，暗中调兵，父皇若知你试图弑兄夺位，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！”

子离大笑起来：“父皇遗诏在我之手，王氏一族乱我朝纲，我定不负父皇之意，铲除外戚，兴我宁国，重振我刘氏王族之威！你以为这么轻易就能把谷口封了，把我们都困于谷中？”

太子一打量，自己身后是深谷，谷中只有刘珏南军一万人，前方草原，刘珏右翼军也不过两万人，他粲然一笑：“众位儿郎，我们人多，结阵出战！”

下面万人齐齐喝道：“愿随太子殿下一起！”

听得鼓声一响，喊杀声冲破天际。双方五千前锋离阵前冲，黄灿灿的夺目光金冲进白云深处，似阳光穿透云层，火球滚落草原，厮杀惨呼声震荡在草原之上。刘珏扬声喊道：“冲破东军后防，前后夹击！”

黑甲的南军似卷起的乌云，翻腾着叫嚣着要遮天蔽日，士兵滚滚冲向谷口。

太子腹背受敌，东军人多，但战斗力却不如南军和右翼军的精锐。东军毕

竟几十年没打过仗了，而刘珏的南军经过临南城一战，已有了锐气。刘鉴眼见着黑白云层飘动，一点点吞噬了阳光，他眼中显现出焦急之色。正在此时，大地轰然震动，森林方向的草原出现一道黑影，飞速奔来。太子心里一松，挥动令旗，大笑道：“你们的死期到了！”

子离凝神远观，只听蹄声咚咚，如重锤闷击大地。待到黑影近了，子离看清后，一惊，原来来的是成千上万头惊恐的牛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冲向队伍。太子已指挥东军退往高处，右翼军暴露在空旷的草原之上。瞬间队伍便被冲散了，没来得及让开的士兵被扑倒在地，铁蹄落下之处，血肉横飞，万千士兵还没来得及挥动手中的刀剑，已被踩成肉泥，惨号声连绵不绝。最惨的是峡谷中的队伍，一部分惊怒了的牛冲进来，但前方出口狭窄，牛出不去，又转头在谷中横冲直撞。

刘珏气极，大喊：“放箭，长矛军列队，盾牌军跟后！”自己提气纵上，剑光到处，血喷泉般射出，他一剑斩下颗牛头。乌衣骑纷纷仿效，南军精神一振，大喊着，挺直长矛慢慢逼上，谷中横卧下几百头死牛。刘珏喘着气，看了看牛尾巴上绑着的火炙，大骂出声：“王燕回，你他妈真不是个女人！”他集结队伍一清点，谷中两军一万人马竟折损了三四千。

那边子离集合队伍，两万人也折了六千，他心里惊怒，佩服起王燕回来。这个女人的想法真是匪夷所思，这时候还花心思去布置这种攻击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已重伤两军元气。

惊牛奔离，眨眼间工夫已跑入草原深处。没等两军缓过气来，那道刺目的阳光又逼了过来。这次则是贴身肉搏，白云浓厚中透出点点金光，金光闪烁处，乌云滚滚。没有完全的晴空万里，云层也不能遮掩天际。子离脸上那丝浅笑全化作凝重，他有点不明白王燕回的意思。看着战场，杀气透体而出，把身边这块云凝成了寒冰。他知道方才惊牛一冲，己方已是损失惨重，两军已在苦苦支撑，再引不出隐藏的军队，此仗必输无疑。

刘珏心情急躁，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，南军士气、数量都落了下风，只凭着一股气在与东军缠斗。他一咬牙，提马往太子立足之处杀去，若是能擒下太子，不怕那支隐藏的军队不着急。乌衣骑三队跟着离队而出，像条黑龙般怒吼摇摆着身体冲向太子所在的中军。所到之处金色渐退，远望去似黑云镶了道金边，慢慢飘向金光最耀眼之处。太子中军大旗急挥，乌衣骑势如破竹，利箭般狠狠扎向太阳的心脏——太子所站之处。